論章學誠的譜學（上）

盛清沂

章學試，字實齋，會稽人。生於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卒於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在清代譜學論壇中，算得是一位大家。有關他的譜學論著，散見於章氏遺書各篇之中。今撮其大要，略說明如下：

一、章氏對族譜的界說

章氏論譜，首先給它下了一個界說。他在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說：「譜爲家史」。【註一】又在州縣請立志科議裏，和國史、方志等，比類爲言，說的更爲明白：

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註二】。

這一段話，可說是對族譜界說更深一層的解釋。也是後來研究地方文獻的人所樂道而稱頌的。但推究起來，這個界說，是承受了先賢的遺緒而來，而不是章氏「爲後人開山」【註三】。尋其承傳的痕跡，極爲明顯。章氏是頗推崇劉知幾論譜學的人。在新唐書藝文志譜牒類裏，有劉知幾撰劉氏家史十五卷。以譜爲家史，已早章氏千年左右。又章氏在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曾援引劉氏的譜說以自重，說：「唐劉知幾討論史志；以謂族譜之書。允宜入史。……而後人不師其法，是亦史部之闕典也」【註四】。這明明是接受了劉知幾的影響。其次，我國自南宋以降。族譜趨向正史的體例，譜論同時也走進了史的範圍【註五】。明代而降，所見的譜序、譜例，很多有「譜家史也」這一類的文句，幾乎成了撰譜人士雅俗共賞的口頭禪了。如明代莊昶序韋氏族譜說：「余觀其譜，略無有所扳緣依附者，眞一家之信史也」【註六】。再若王世貞序榮泉李公族譜也說：「夫譜家史也」【註七】，可見一般。

至於以族譜與國史、方志比類爲言的，也多見明代記載，像汪道昆溪南江氏族譜序說：「古者國有史，家亦宜然；譜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者，史之流也」【註八】。再萬曆三十四年，貝志臯等撰貝氏鋟修家譜序，說得更爲明白：「夫國之有史，郡之有志，家之有譜，其所由來尚矣。然跡其行事，不無國家之殊途；而繹其取義，實爲記載之同轍。是志猶乎史，而譜不異於志也」【註九】。他如嘉靖二年李璧伍氏族譜序【註一〇】。崇禎六年陳祖苞海寧陳氏族譜序【註一一】，都有類似的論說。

以上所引諸例，多出自明代的學者和名人之手。他們對族譜的解說，與章氏的界說，實在沒有什麼差異。章氏博覽羣書，這些前例，他應該知道，對於他的界說，也應有很大的影響。而於章氏譜論中，竟一字不提。幾乎使後代的人，以爲是他的「開山」創說；不免有掠美之嫌了。惟「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這兩句話，雖罕見古人先章氏而發；然隋書經籍志隸傳記於史部，啓人規其爲一人之史，亦爲極自然之事。且章氏於此，也有欠斟酌之處；若以「傳狀誌述」，爲「一人之史」；實不如說「年譜」爲「一人之史」來的恰當。故梁任公替他加以修正，曰：「年譜，一人之史也」【註一二】。這或是章氏的千慮一失了。此外，章氏又以「家乘與譜牒」二詞連用。蓋家乘卽家譜，古有定論，亦多現例【註一三】。實不必於「譜牒」之上，再加「家乘」二字。章氏竟以二詞重複爲言，強分一事爲二類。設非必以四字爲句，藉以對仗前文，美飾辭藻，以章氏的博學，實在難以解釋。若果如此，也是因文害義，不可爲訓的。

復次；章氏是主張六經皆史之說的。故他在文史通義內篇易教上說：「六經皆史也」（章氏遺書）。六經包括很廣，由此申引擴大；他又說：「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章氏遺書報孫淵如書），也是順理成章的事。若是，族譜既是著作，當然也是「史學」了。但「六經皆史」之說；考之，也不是章學誠氏的「開山」。早在隋書經籍志序論裏，有明顯的啓示，說：

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

經籍既是史官所記，則所記莫不爲史；言、行、俱書，其記載的範圍之大可知。與章氏六經皆史及著述皆是史學的學說，極爲相似。隋書既有此啓示，後來好學深思之士，引發申論六經皆史之說的，自然不限於章氏一人了。明人之爲此說的，已不可概見，如明儒莊昶定山集六合縣志序曰：「郡邑之有志，猶國有史也」。他在嘉興府志裡又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六經雖大，而郡志所書，則無不該一。郡之志豈大於六經哉！郡有人民，則有政事，有政事則有書。有山川則有題詠；有題詠則詩，有星埜則有陰陽；有陰陽則易。有上下則有和節；有和節則禮；有人物則有褒貶；有褒貶則春秋，是六經一志也。

莊氏既以志爲史，則一志包括六經之事，就是說六經皆史了。

莊氏稍後，有晉江人李卓吾著焚書，他在焚書卷五讀史篇裡，說得更爲清楚：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爲穢史矣，何以垂戒鑑乎？經而不史，則爲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詩經書二帝、三王以來之史也。而易經則又示人以經之所出，史之所從來；爲道屢遷，變易匪常，不可以一定執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

李卓吾「六經皆史」的學說已與章氏無大差異。近讀嶺南伍氏合族總譜（民國二十二年伍萃華修）所引有署名元代曾廸譜的一篇序，亦有此論：

竊惟譜者史也。史者，亦經也。易、詩、書、禮、樂、亦史也。春秋亦五霸之史也。而譜士大夫家之史，所錄世系，定昭穆，序親疏，事必核實。

曾廸的這篇序言，年代和作者本人，都有問題，尚待考究。然其序事，下不及元、明、上而有引證鄭樵通志氏族略的語意，如「魏晉而降，官有簿書，家有譜系，隋唐尤重之」。他論譜則曾、蘇、歐陽三家並列；他說：「若南豐之曾，眉山之蘇，廬陵之歐陽，咸自爲譜。其爲法雖殊，莫非尊祖睦族之義」。直好像親眼看見過曾氏譜的原本。按；曾氏譜原載曾鞏之弟曾肇的曲阜集中，名曰曾氏譜圖。亦曾見宋史藝文志譜牒類記載。四庫提要以曾肇譜圖亡於明代初年。由以上種種跡象；這篇序極有可能是元代或南宋的作品。附此以作參考而已。

以上所引三家的論說：曾序出於族譜，章氏很有可能不曾看到。但莊昶和李卓吾都見明史，在學術上也都有些名氣，章氏不應該不知道。然而章氏對在他以前倡六經皆史的人，一字不提，泯沒了前人對學術上的貢獻；衡之「史德」，不能不說是他的缺陷。但章氏也下了一番工夫，他累積了過去一些頗有分量的有關史論，與譜論互相結合，作更有條理的敍述，發揚光大，使人看起來，更爲明白，更爲深入。直到現在，作族譜的人，大多數尚始欣賞章氏的這個界說。有引導族譜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走向家史記實的功用。章氏的這個貢獻，是值得稱贊的。

二、論譜牒

章氏之論譜牒，假若統稱譜、牒二者；則二者連爲一詞，給它稱作「譜牒」。如說：「譜牒之掌，古有專官」；「宋人譜牒，今不甚傳」（章氏遺書高郵沈氏家譜序），都是這類的例子。但是若分別譜、牒而言，則二者各不相同。並且章氏對此，有很詳細的解釋。今集章氏這方面的立論，再分析於後。

㈠章氏說譜（圖、表）：

1.「夫旁行斜上，周譜之法」【註一四】。

2.「世系僅用墨線鈎聯，名雖爲表，其實圖也」【註一五】。

3.「蓋緣家譜系表，旁行斜上，乃是周譜舊式，爲後世所本者也【註一六】。

4.「世系之表，但書名諱、輩行，不須加子注」【註一七】。

㈡章氏說牒：

1.「牒者，表之注也。表僅列名，而人之行次、字號、歷官、生卒、妻妾、子女所出，塋墓方向，皆當注於名下，如履貫然。表線所不能容，故著牒以詳之。蓋古法也」【註一八】。

2.「直書爲牒」【註一九】。

3.「至其人之字號、歷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窀穸方向，不待旁行斜上而始識者，則譜家往往別編爲牒；牒有專門」【註二〇】。

㈢說譜牒的配合：

1.「橫表縱牒」【註二一】。

2.「世系僅用墨線鈎聯，名雖爲表，其實圖也。仕宦科第類表，行墨排書，並無縱橫格線，其實牒也【註二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3.「表以支派爲主，伯支末世子孫未盡，不能書仲支之祖宗，所謂經也。牒以行輩爲主，一輩兄弟叔季未盡，不能書伯支之子系，所謂緯也。一經一緯，所以表人倫之道也」【註二三】。

4.「所謂字號、官階、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窆葬處所，本不待旁行斜上之體；而始能分明，例須無其輩行，排列於後，直書爲牒。彼觀之者，見表而昭穆親疏，瞭如指掌。然後循表之名，考牒之注，豈不觀覽有序，編次可法也哉」【註二四】！

歸納以上章氏立論，「譜」、「牒」的分界甚明。他說的「譜」，也就是表、是圖。譜、表、圖，是一個名辭的演變。構成譜的條件有那一些呢？一、具有周譜旁行斜上的體例；二、有線條的鈎聯；三、有橫行的格式；四、世系但書名諱、輩行、不加子注。五、表書支派爲主、爲經。構成牒的條件又有那一些呢？一、直書爲牒；二、牒爲表之注，如行次、字號、生死等等，爲人所共具的，排列說明於表之後；三、牒無線條鈎聯；四、牒的書寫法則，以行輩爲主，對譜而言，譜爲經，牒則爲緯。

章氏又進而說明，牒與家傳（世傳）的分別，他在宜興陳氏宗譜書後（章氏遺書）裏說：

每圖之後，列書字行、生卒、妻妾、子女之屬，所謂牒也。……世傳自是作譜人於橫表縱牒之中，擇其嘉言懿行，可以爲法則者，羅列爲傳。非字行、生卒之類，人所同具，而式有一定者，可稱傳也。

這一段對牒與家傳的不同點，說的很肯定。尤其是牒，它有固定的人所同具的項目；但那些項目呢？章氏却沒有說清楚。現在合計章氏所說的，去其重複，有以下諸項：即字行、生卒、妻、妾、子、女、科第、歷官而已。然科第、歷官與妾，似非人皆能具；而章氏亦同列入牒中，似與其論牒，頗不相侔了。且字行即輩行，章氏嘗自言之【註二五】。何以既列「輩行」於「世系之表」；又列「字行」於圖後之牒，豈非屋下架屋，多了一舉。此外，章氏的論譜牒，歸納起來，還有可疑的五項。

甲、章氏說：有線條鈎聯的叫譜；無線條鈎聯的叫牒。那麼，以蘇老泉的譜例來說；蘇例初創之時，本無線條鈎聯。近世取蘇例作譜，不用線條鈎聯的也不少見（如李夢陽撰李氏族譜），這些究竟算譜呢？還是算牒呢？假若這些譜的內容

，都和章氏所說的一樣，只是拿線條的有無，來分別「譜」、「牒」，則蘇老泉的譜，在初創沒有線條的時候，那就是牒；到了後世的人，給它加上線條的時候，又變成了譜。章氏曾說，牒有「古法」；但那裏有這樣的古法呢？直是變戲法了！這是可疑的第一點。

乙、據現在所見到的，清代以降，作簡易族譜的人，已不在少數。不論採取歐例或蘇例；將所要記載的都寫在一個表裏，簡單明白，很便閱讀。最爲人所稱道的，有乾隆六十年清儒姚鼐的麻溪姚氏宗譜【註二六】。採用歐陽圖例【註二七】，每頁分爲三層橫格。將章氏所說的輩行，「牒」和「世傳」，都繫事在表裏的其人的名下。從始祖開始，如此一例到底。若以章氏論譜和諜的說法來估量，正好和章氏相反。章氏雖對姚氏譜例大加攻擊【註二八】；而對此却默無一言。到底姚氏的譜例，算譜呢抑算牒呢？這是可疑的第二點。

丙、明、清以降，族譜的製作，往往以歐蘇兩種譜例，互相配合，來適應家族組成的特點；或實現個人對族譜的理想。如乾隆五十九年黃令聞修的梁溪黃氏重修族譜，前面的世系圖表，是採用蘇式；而後面的卽章氏所謂之牒，就是用歐式的橫圖來作成的。再如康熙三十六年柳可陰輯的京江柳氏宗譜，前面用寶塔式的世系表；而後面仍是用歐式的圖作成【註二九】。再章氏有一位老前輩，名字叫沈業富的，頗具文名，與朱筠很要好，對章氏的發跡，很有關係。他的族譜，也是採用以歐圖爲牒的體裁。這種用「墨線鈎聯」的牒，本與章氏之說，大相牴牾。而看在沈業富的面子上，竟然也承認他是對的，並且加以贊美【註三〇】。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這是可疑的第三點。

丁、章氏說：「牒」，「蓋古法也」。但，我們要問，是什麼樣的「古法」？又是什麼時候的「古法」呢？章氏却沒有一字提及。假若前面章氏所說的「牒」的那些條件爲「古法」，那就不免使人納悶了。試加以推究：史記三代世表司馬貞註：謂大戴禮的帝繫篇及五帝德是牒。後漢書張衡傳說史記的列傳是牒。唐劉知幾著史通以家傳之類爲牒。【註三一】那裏有像章氏所說的那些條件之下的「古法」之牒呢？現在若以章氏論牒的話，來尋繹他的承襲，似也不難找出線索來。卽他立論的本源，應啓自歐陽氏的譜例；而其取例的範本，應仿自宋犖的商丘宋氏家乘。怎麼說呢？第一、歐式譜表僅表世次；譜表後卽跟着寫他近屬的小傳；包括有「遷徙、婚嫁、官封、名謚與行事」，以及生卒、科第、葬地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各項【註三二】。這個例，實開譜牒相配合的先河，前此是沒有的。第二、創始者恒簡，繼事者逐漸加繁，亦爲必然的趨勢。其後因歐式的小傳不足以記述特別人物的行事，乃將行事分出，詳細特寫，又衍成家傳一項，也爲極合理而自然的演變。其他生、卒、婚姻等項差不多形成了固定的形式，後來與家傳分別，因給它另加名號，曰行實、世錄、齒錄，或逕稱世譜等等，不一而足。而章氏又給它叫「牒」；總之，都由歐陽氏譜例表後的小傳演變而來。

康熙四十四年，宋犖寫商丘宋氏家乘，本來是續修；但是他大膽的改變了祖先舊譜的體例；極便查閱。世稱爲清初的名譜，可以說擔當無愧【註三三】。現在將章氏的譜論和宋氏譜詳細對勘，宋氏譜表與傳的組合，與章氏之論譜牒，如出一轍。第一、章氏在宜興陳氏宗譜後序裏說：「每圖之後」，列書「所謂牒也」。「每圖」，卽非一圖；亦卽每圖之後，各跟着寫一篇牒。這正是宋氏譜例的極大優良特點。差不多，宋氏譜例對表的分配，每一表僅佔篇幅的一頁上下，後面就跟着寫表中的每一人的小傳（章氏謂牒）。如此一表一傳，輪番不已，直到世系完了，極便對勘查閱。故章氏說：「循表之名，考牒之注；豈不觀覽有序，編次可法者哉」！就是指此。第二、章氏主張在世系譜表裏，但書「名諱」，這與宋氏譜例完全相同。第三、章氏主張牒的內容有固定，與宋氏亦極爲相似。其門類縱非一一盡同，然有類似的固定項目則一。第四、章氏主張於外有「嘉言懿行」的，另立家傳。宋氏於小傳而外，也另有家傳。第五、章氏主張牒爲上下直書，無墨線鈎聯。宋氏小傳正是如此。第六、宋氏譜例，取蘇式譜圖爲世系表，以排書直行爲小傳。二者相較，亦卽形成章氏所說的「橫表縱牒」狀態。

章氏於乾隆五十三年遊商邱，主講文正書院，居半年有奇。這時宋筠續修宋犖的商丘宋氏家乘，才剛剛完成了十四年【註三四】。章氏素關心譜學，應沒有不閱覽的道理。又這年前後，也正是章氏忙於譜學的時候。如乾隆四十三年有友好和他商討譜例的問題【註三五】。乾隆五十四年，爲徐立綱其人者，編輯宗譜；與代州人馮秋山論修譜；並編纂家譜雜議成。此後幾年，又和家族議修譜，又與揚州沈氏商討沈氏譜例【註三六】，這一連串的族譜問題，盤旋在章氏的腦海裏，一旦看見這部宋氏名譜，也沒有不參考的道理。所以章氏的論譜、牒，不脫宋氏的義法，並非偶然了。假若如此，宋犖卒於康熙五十二年【註三七】。宋筠續修族譜，尙與章氏同一時代。同朝竝世，豈可卽謂之爲古。由此來看，章氏

所謂的「法古」；不過爲掩飾鈔襲宋例以自詡，及託古以自重罷了。這是可疑的第四點。

戊、章氏又說：「牒有專門」；更費解了。假若前文所引的章氏論牒，就是他的「專門」之學，那豈非成了笑話？換言之，將商丘宋氏譜例的小傳，換成了「牒」字，再加上一些「橫表縱牒」、「墨線鈎聯」等名詞，就馬上變成了「專門」之學，又有那一個人敢信呢？況且加上的這些小問題，匪但不能幫助對「牒」的瞭解；而且增加了不能解決的疑問，豈非弄巧成拙。這是可疑的第五點。

總之，譜、牒問題，古有定說。譜圖僅「列其世次」，歐陽修說的明白【註三八】。牒是指傳記之類，上文已經略略說過。縱牒(傳)有繁簡或格式上的不同，而其仍然是傳記之類的體裁，理無二致。魏、晉以上，譜傳各自爲書【註三九】。至唐漸合爲一類【註四〇】。自北宋歐陽氏譜例出，以譜圖與小傳（牒），互相配合，集於一書，我國的族譜於是成爲眞正名副其實的譜牒。然其殘跡，雖時至今日，仍然可以見到。以牒而言：仍然多有純用傳記式寫成的族譜。於譜而言：除了三家村的學究和初識字的人來作僅有線條只繫名諱世次的簡譜以外，已經不多見了。試舉實例來證明譜牒的分別及其演變：

㈠、僅用文字作傳記式敍述的族譜，這就叫作「牒」，如北宋王安石撰的許氏世譜。明代嘉靖十五年張陽輝修的張氏統宗世譜、清初萬斯大撰的梨洲先生世譜。孔尙任的孔子世家譜。民國六十一年王世流先生所藏的西清王氏重刊族譜【註四一】。雖然以上各譜，部頭的大小懸殊，家世傳記的繁簡不一；而其爲傳記之類，則無二致。

㈡、或分列縱橫線條，或無線條，而字裏行間分層分格，僅書世次、名諱、繼、絕等類，而不及傳記，這叫作譜，純以譜作族譜的，現在已很少見，前文已經說過。但國學文獻館尙有這類的存譜，可資參考。

㈢、宋代以降，多譜和牒互相配合作成的族譜，如歐陽譜例、再如清初宋犖的譜例、康熙五十四年劉誌修洪洞劉氏宗譜例【註四三】。雖配合的方式不盡相同；然前列圖表，後列小傳（牒）；以小傳說明表中人簡略的經歷則一。二者譜前牒後，各不相混。故又有人說：「圖簡而牒詳，圖爲綱，牒爲目」者【註四四】。比喻的也很恰當。這種作譜法非常方便，故至今仍極流行。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㈣、譜牒錯綜編成的族譜：這種作譜方法，以簡易的族譜爲多。不論採取歐例或是蘇例，都是一樣。將表中人的一切行事，都繫在人名的下面，這樣一式到底。看起來非常醒目方便。最爲人所稱道的是姚鼐的桐城麻溪姚氏宗譜【註四五】。雖大宗鉅族，也有引用這種譜式的，如光緒三十三年朱彝修張香都朱氏續修支譜，也是國學文獻館所藏名譜之一。

由以上實例來看，若順著譜牒在歷史上實際的發展情形，來作分析和解釋；瞭解譜、牒，並沒有什麼困難；更沒有深奧的學理在內。一言以蔽之，譜、牒的演變，就是家傳與譜表配合上的變化而已。實在談不到「專門」之學，也扯不上一定的古法。因爲牒與譜的配合，每隨時代及個人的興趣而有不同，那會有一定的「古法」可循呢？章氏頗昧此理，乃致神乎其言，拐彎抹角，說了些與實際無補的話。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越說越使人糊塗。原因無他，就是因爲章氏不知牒是由傳記演變而來的。立論的出發點錯了，這條路就很難走的通；是自然的道理。

三、論譜學的流變

章氏論上古的譜牒，似欲自創新說；然頗含混不清，他在高郵沈氏家譜序例裏說：

古者賜姓命氏，義與封建爲表裏；故譜牒之學，溯自生民之初。【註四八】

又在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說：

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譜牒之掌，古有專官。司馬遷以五帝繫牒，尚書集世紀，爲三代世表，民族淵源，有自來矣【註四八】。

以上章氏的論斷，有高明處也有可議之處，分別說明於下：

章氏以上古譜牒，與封建制度爲表裏，這是高論【註四九】；而溯其起源於「生民之初」，也是動聽之說。但所謂的「生民之初」，究竟在什麼時候？却未說明。若如其上文所指，即在封建之世，則仍爲周代【註五〇】。與唐代劉知幾、司馬貞的引證，並無二致【註五一】，也就失去新義了。但是我們也不能盡以現代的史論，來評估章氏。假若章氏認爲封建制度，可上

溯到周代而上，甚至夏、商；而譜牒也可跟着推上去，那也要提出推翻桓譚舊案的具體的新證。否則空口說白話，不但於事無補，且淆亂史文，欲益反損。況且桓譚所說的只是譜，而章氏竟連牒也包括進去，不免也有些偏差；這是可議的第一點。

章氏引史記的「五帝繫牒」，來襯托說明譜牒起源之早；這也是他看書的眼光銳利，所見高明之處。史記三代世表序說：「余讀牒記，自黃帝以來，皆有年數。黃帝是國史上很早的象徵人物，以他比作「生民之初」，自無不可。但，這是指的牒，而不是指的譜。所引「五帝繫牒」四字，司馬貞索隱註，也直指他爲「二篇之牒」，而不是指譜。若章氏以牒的起源，強合於譜；那也有些偏差了。這是可議的第二點。

章氏論譜牒爲兩件事，已詳前節。但是論譜牒的源流，又混爲一談，不免使人迷惘，這是可議的第三點。

雖然章氏未能分別譜、牒，加以詳細的申論。但他總是替譜牒尋根，將譜牒的一部份（牒）找到周代以上去了。這個開端，却是章氏先人而發的。

章氏又謂：周代「小民」，也有譜牒，他在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說：

奠繫世之掌於小史，與民數之掌於司徒，其義一也。杜子春曰：奠繫世爲帝繫、諸侯卿大夫之屬，然則比伍小民，其世系之牒，不隸於小史可知也【註五二】。

章氏以「比伍小民」；亦有「世系之牒」，全屬想像之詞，毫無根據可憑。考左傳隱公八年，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周代姓、氏爲貴族所專有。故鄭樵說：「氏，所以別貴賤；賤者有名無氏」【註五三】。梁任公也說、「宗法社會，則姓爲貴族所有，而平民奴隸不得與焉」【註五四】。既然小民沒有姓、氏；那裏還談到系牒呢？

章氏論漢代牒學，亦覺有些偏差，難以取信。所撰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說：

班固以還，不載譜系。而王符氏姓之篇，杜預世族之譜，則治經著論，別有專長。義盡而止；不復更求譜學也【註五五】。

按：本段章氏所引，僅有王符氏姓篇，而未及東漢以降的一切譜牒，已爲怪事。更以晉代杜預的世族譜，來證明漢代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譜學的衰微，益覺與事實不符。且唐人距漢代較近，而古譜亦尚有存者，其說應較可信。然其說與章來比恰恰相反，如劉知幾曰：

降及東京，作者瀰衆。至如呂邦大都，地富才良，高明甲族，代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註六五】。

又說：

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適歧三輔決錄【註五七】。劉知幾所言「東京」、「中古」，皆指東漢而言？所說「家牒宗譜，各成私傳」，自東漢以降，譜牒已盛可知，考漢代譜牒，至今日所能知的，西漢之末，有楊雄家牒【註五八】。東漢有鄧氏官譜及潁川太守聊氏萬姓譜【註五九】。又晉書摯虞傳說的更爲明白：「自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以此史實，與劉知幾的記載相對勘，東漢以降譜牒漸次興起，而開魏、晉、六朝譜學盛況的先河，實不爲虛談；何以章氏對此，好像一點也不知道；且發出相反的論調呢？

章氏繼論魏、晉、六朝的譜學，益覺支吾其詞，不能自圓其說：

自魏、晉以降，迄乎六朝；族望漸崇。學士大夫，輒推太史世家遺意；自爲家傳，其命名之別，若王肅家傳，盧覽家記，范汪世傳，明粲世錄，陸煦家史之屬，並於譜牒之外，勒成專書【註六〇】。

本段章氏本來專論魏、晉、六朝的譜牒；然却不見他援引題名爲譜牒的書。僅僅引了幾部版本已絕的家傳；又說都是譜牒以外的書。既然家傳是譜牒以外的書，爲何又引用它呢？爲什麼不引用譜牒以內的書呢？譜牒以內的書又是什麼呢？這一連串的問題，章氏沒有一點交代。既然說不出原因，就是不能自解了。我們綜合研究漢唐譜牒的發展，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這個原因。就是因爲章氏不知道漢、唐間以傳爲牒，尤其以家傳爲牒【註六一】。更不知道漢、唐間譜牒的主流就是家牒，也可以說就是「私傳」【註六二】。至於章氏心目中的用墨線橫豎鈎聯的譜牒，唐代本不時尚【註六三】，五代之後，其書殆絕。歐陽修生北宋初年，上距唐代不遠，已經看不到唐代的譜圖，不要說魏、晉了。章氏把家傳一類的書，開除到譜牒類的以外去，漢、唐間的譜牒，還有什麼呢？這是章氏說到漢唐譜牒，不但不能入扣，而支吾其詞的原因吧！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再章氏論漢、魏的譜學行政，也頗覺距史實較遠；他在高郵沈氏家譜序例裏說：

漢魏六朝，郡望門閥，猶爲流品區分。其譜牒亦上於官，有郎令史掌之，其制猶近古【註六四】。

按：官譜，始於曹魏黃初元年（二二〇），以尚書陳羣議，制以「九品官人之法」【註六五】。於是「設品立狀」【註六六】，以爲選取人才的標準；這個行政實在與漢代沒有關係。章氏以漢、魏譜牒同上於官，就大背史實了。所謂「立狀」，狀卽家狀，亦卽當時的家譜【註六七】。以現在發現的殘狀來看，也爲傳記體裁【註六八】。

章氏對於唐代以後的族譜，似乎有些偏見；不値得一說了；但也悲觀的歸結了一句：

至唐宋而後，斯漫無統緒矣【註六九】。

章氏以唐、宋譜學相提並論，甚覺可異。雖隋、唐取消九品取士的辦法；但族譜却不因此有大的變化，仍以明郡望、辨姓氏、綴婚姻爲主要目的，家狀仍須上之於官，受官方管理【註七〇】。故鄭樵曰：「歷代有圖譜局，唐世領以宰相，其鄭重尤若此【註七一】。而章氏泥古，竟謂六朝官譜，「制猶近古」；到了唐代就一下子變的「漫無統緒」了，這是從何說起呢？唐譜與魏晉六朝的譜牒之不同處，又在什麼地方呢？章氏看見過魏晉六朝的族譜沒有呢？這一些疑問，章氏既不能說的明白，怎麼可以是非不分下起結論來了。唐末經五季之亂，社會起了大的變動，舊有的世族解體。新的族譜興起，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人人可自由作譜，不必上之于官，革去了崇門第的虛文，提倡寫「斷自可見之世」的實錄【註七二】。擴大了族譜的範圍和功用。以化俗、矯風、恤族【註七三】爲要項。族譜之下，豪門匹夫，一律平等。這些好的改革；不是周、漢以迄隋、唐的譜學，所能望其項背的。章氏反詆唐、宋以降的族譜爲無統，借胡適先生評章氏的一句話，「眞是說夢話」了【註七四】。

四、論族譜的體例

章氏的譜論，說的不少；但對於最重要的族譜的體例，却少專論，這是頗使人遺憾的。他在遺書補遺篇中曾有道及，但也語焉不詳。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譜牒有專家、總類之不同。專則一家之書，總則彙萃之書。而家傳、家訓、內訓、家範、家禮皆附入專譜門中，以其行於家者然也。但自宋以來，有鄉約之書，名似爲一鄉設，其實皆推家範、家禮之義；欲一切鄉黨爲之效法，非專爲所居之鄉設也。施縱可遍天下，語實出於一家。既不可上附國典，又不可下入方志，故附之也。

案：章氏分譜牒爲專家及總類之二類。總類之中，僅舉出鄉約一項。謂既不可上附國典，又不可附入方志，故附入族譜；另成族譜的一類，卽彙萃之書的總類。這種辦法，却不無可議之處。第一、章氏的族譜定義，是一家之史，而鄉約却超出了家族範圍。明、淸以來的族譜，記載的範圍已經很廣；有不堪負荷之勢；若再加上一鄉之事；將愈益紊亂了。況且鉅宗大族，他的支分派別，往往分佈全國各地。各地鄉約未必盡同；若作會宗統譜；勢必一一記載，那裏是族譜能擔負的，這是實際的困難。第二、假若某一小族支譜，他居地的鄉約，有特別可記的地方，卽附在卷末，多列一目就够了；何必因一、二項目，更添煩瑣，另分爲一大類呢？第三、方志就是記一個地區的事，也沒有什麼特定不可記的事。拿章氏方志的理論來說，族譜都可以載入方志【註七五】；爲什麼鄉約不能附入方志呢？由以上來看，章氏這個分類，不免有多此一舉之感。

其次章氏論譜例的文章，尚有高郵沈氏家譜序例。這篇文章雖可視作章氏的本意；但爲人捉刀，似不免有受牽扯的地方。而大體上說，尚可由這篇文章，看到章氏的持論。他在高郵沈氏家譜序裏對這篇序例大加贊揚。

然其義例，則可廣於天下矣。誥敕以崇王制，則受推姓之遺。系圖以溯本源，則存缺疑之說，所見大而命意微矣。系表追周譜之法，旁行斜上，貫轍終始，而不循五世別起之俗例；則昭穆親疏之屬，朗如列眉。世牒仿傳注之意，條明款析，比類分區，而

族譜
- 專家之譜
  - 誥敕
  - 世系源流圖
  - 支系表
  - 世牒
  - 列傳
  - 內傳
  - 外傳
  - 影圖
  - 墓誌
  - 文徵內篇
  - 文徵外篇
  - 舊譜序例
  - 家訓
  - 內訓
  - 家範
  - 家禮
- 總類之譜
  - 誥敕
  - 世系源流圖
  - 支系表
  - 世牒
  - 列傳
  - 內傳
  - 外傳
  - 影圖
  - 墓誌
  - 文徵內篇
  - 文徵外篇
  - 舊譜序例
  - 家訓
  - 內訓
  - 家範
  - 家禮
  - 鄉約

不用隨表夾注之繁文。則生卒、子女論條明於指掌。列傳以述嘉言懿行，而鎔裁狀誌、雜文，以協於體例，則文指無歧，內傳以表婦德之修，外傳以彰女訓之謹；尤爲有倫有脊。禮以義起，則影圖存容貌之瞻，杜漸阻微，則塋域著侵陵之戒。徵文以備考獻，內篇見手澤之留貽，外篇表同人之推許。至若前人草創苦心，中經繕修增撰，竝存原序原例，以見一門作述，先後繼承，其來有自？大體既正，經緯昭宣。無歐陽刋削之嫌，無蘇氏私尊之弊。上溯周官小史；唐典令史古人之意，時有所符。則雖先生一家之書；知其意者，擴而充之；雖爲天下後世共其文可也。

由以上這篇文章來看，章氏推崇高郵沈氏譜例；似乎已達盡善盡美的地步，不但駕歐、蘇而上，且可爲天下法了。現在爲醒目起見，試將他在補遺篇的列目和沈氏譜綱目合在一起，以見章氏理想中的體例如下：

以上的分類，其「總類」之譜的立目不當，已詳於前。至其他十六目二類完全相同，探討其內容，完全是明、清兩代的體例。這種體例，是由歐、蘇再參以正史的體例演變而成，試分析言之；世系源流圖及支系表，卽表；世牒及三傳與影圖卽傳；塋墓以下皆爲志或記；約言之，仍象徵正史的表、志、傳的體例。明代尚有用本紀的【註七六】，但清代已不見這個用法，多以誥敕、皇言等名辭來代替了。康熙時期，尚有模仿史記用「世表」的，到乾隆時期，因對家譜體例有所規定，「世表」二字，大多不敢用了。但其蛻變之跡，仍然可以看得出來。章氏說：這個體例是「上溯周官小史唐典令史，古人之意」；乃託古以自重了。

此外，章氏的這個譜例，尚有討論必要的數則：

清切譜學，承宋明之遺風，寫譜起自「可見之世」【註七七】的很多。進而更有並姓源也不要的【註七八】。章氏對此却取折衷的辦法。以具有參考價值的，則仍收入譜中，以備參證。故他在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說：「錄其所可考，而略其所不知，乃免不知而作之誚焉」。他爲高郵沈氏起譜例，把不能盡信的，但非絕無所本的古世系，另列一項，名爲「世系源流圖」，圖後不加牒（小傳）來說明；就是用以聊供參考的意思。對這個案例，他說的很明白：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普天之民，追所自出，莫非三五之裔也。時遠世隔，則闕所疑而徵其所信，傳聞有自，則存其說而不泥其文，記載之通義也。吾沈溯原聃季，因沈子國以爲氏，質之古而有合此，徵其所信者也。吳興譜自該以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上，至周聃季七十五世，皆支系聯屬，班班可考；雖經戰國去籍，秦火楚劫之餘，而猶無一世不貫，此存其說而不泥其文者也。今謹繪源流之圖，備稽考云。

至於沈氏確實「可見」的世系，則另爲「支系表」，後面附以「牒」來說明。章氏的這種措施，其長處不在分列爲兩表，而在將傳信傳疑，二者分的清清楚楚，這是可以效法的。但這種辦法，在章氏以前已經很普遍了。若史料取資不好，就會變成了「譜老師」的通套，却害人不淺【註八〇】。章氏對此不憚再三說明，是有其原因的。

又章氏譜例，頗重姓源；他在修和州志時曾說：當時和州的族譜，「譜法大率不修，就求其所有，則出私箚筆記之屬，體例未定，難爲典則；甚至不能溯受姓所由來，余於是爲之慨然嘆焉」【註八一】。但姓氏之學，問題很多，同遠古世系一樣，也很難解決。故章氏對此，也抱着客觀的態度。以備參考而已。故他又說：「每姓推其所自出，備稽古之資也」【註八二】。

其次，章氏又極注重祖先的畫像，在遺書高郵沈氏家譜序例中，曾再三說明其義：

事有出於先王而後世必不可行者，祭必立尸以象神是也。事有出於後世，雖起先王而不可廢者，祀先之有影圖是也。肖像起於傅巖，影堂祀先，則仿於唐，而行於趙、宋，禮以義起，雖百世不可廢也。程子謂影設不可不愼，假有絲毫不似，便是他人，非吾親矣。此說固正，亦未盡然。前所畫聖賢仙佛，名人高士諸圖，著於錄者，亦非得於目擊，多從想象爲之。安能責其盡肖，而既已爲之而名之矣。披圖敢不敬歟！孝子思親繪影以存，目想自然，惟恐追摩有弗至也，畫史有工拙，或流傳憶擬，恐有失眞，則亦不幸而無可如何之事也。然載之聖賢高士之憑空結撰，必有得其眞傳之髣髴矣。苟有絲毫似吾親，而敢斥爲他人歟！爲人子者，盡於力所能致斯已耳。然朝章、冠服、采色陸離，綾絹裝潢，設以供奉甚便，而經久恐有失傳，募佳手白描鐫板，以爲印本，附於譜牒，則愈久而不忘，雖前人所未爲，亦禮之義起者歟！

按：章氏的論影像，頗失存眞書實的本意。雖委曲爲說，也難彌縫。因爲若刻書遠祖，上至漢、唐，與畫仙、佛、高士何異？設欲得其髣髴，爲絕難辦到的事。若是，則與神牌題名，名諱記錄，有何不同呢？人說：「白描鐫板，以爲印本」，

「雖前人所未爲」。考高郵沈氏家譜，編於乾隆乙卯（六十年），章氏爲他作譜序也在這年【註八三】。而沈氏家譜的編成，應在嘉慶切年。然見乾隆三十年方國仁纂船溪方氏族譜及乾隆五十九年黃令聞修梁溪黃氏重修族譜，均有刻板畫像，而並非始自沈氏譜可知了【註八四】。

至於章氏對族譜的書法，也略有涉及。他談到敍述的次第，說：

第譜牒之例，門類雖分，而先後一依行輩時代爲序【註八五】。

注重年代次序，這是章氏高明之處。然談到敍述地理位置的地方，又未免過於瑣碎了。像他敍述永清縣的氏族說：

先城中，一縣所主之地也。次東、次南，而後西鄉焉。北則無而闕之，記其實也。城內先北街而後南街，方位北上，而南下，城中方位有定者也。四鄉先東南而後西北。禹貢先青兗，次揚荆，而殿梁雍之旨也。然亦不爲定例，就一縣之形勢，無不可也【註八六】。

書地理方位，也要按禹貢九州的例子來排比；眞是泥古泥的有些過分了。幸而最後補足了一句，「就一縣之形勢，無不可也」；略疏解了這個膠着的辦法。

章氏譜學，甚重「行輩」，而行輩章氏又或稱之以「字行」、「輩行」，又或逕稱爲「字號」，見於其他族譜的，又稱爲行第、排行、昭穆等名，不一而足。名稱不一；所指的都是輩行則一。章氏曾詳加論說；如遺書家譜雜議說：

世系之編以字號，未知所始，然觀吾鄉大家譜乘，大率宋元之間，已皆有之。此雖不見於古，然實本古人分族命氏之遺。

世家鉅族，所集宗譜，序列宋、元、明代，以及近世，大率世數多者，至三數十輩，其少者亦必十八、九輩。上記祖宗，則嫡系可計世數。而旁支伯仲，不能盡以世數概也。造譜者往往取佳言善字，編排行輩，或用忠孝廉節，或用仁義道德，多或百言，少亦三數十字。或有不盡成文，但取字形有別；雖千萬之衆，百世之遠，舉其昭穆行輩所值之字，則不問而知爲宗族兄弟；且不問而知爲長幼先後。蓋得古人分族命氏之意，誠宗譜之要檢。雖不出於古人，而人自率由，不能或廢者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這兩段章氏對行輩的組成和功用，說的非常詳細；惟所言，行輩於古無考，或「不見於古」，則非精確之論，近人王舟瑤曾有考證，頗爲精闢，足補章氏說法的不足。

古者幼名冠字，其命名之義，則申繻所謂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是也。其製字之義，則每與名配。白虎通所謂，聞名卽知其字，聞字卽知其名。若賜字子贛，鯉字伯魚是也。至兄弟則以伯仲叔季爲次。若周之八士，魯之三家，無所謂排行也。至左氏載長狄兄弟四人：僑如、焚如、榮如、簡如，此爲排行之先河。若東漢王氏之五侯，袁氏之懿達、仁達，則名之有行者；荀氏之八慈，司馬氏之八達，陳氏之三方，應氏之二璉，則字之有行者；李固、李固、荀曇、劉琮，則單名以偏傍爲行者；姜氏之伯淮、仲海、季江，則字以偏旁爲行者。蓋自行第興，秩序既明，弟昆易識矣」【註八七】。

王氏之論行輩的發展，足補章氏之失。又新唐書藝文志譜牒類有諱行錄一卷。諱行亦卽行輩，以諱行專成一書，其風尙已盛可知。證之以上行輩的由來，已不可謂不古了。

章氏爲江南大族，相傳有百代歌，亦卽行輩百代歌【註八八】。不詳所始，相傳爲五代閩王太傅章仔鈞之妻練夫人所定【註九九】。然到了章氏的時候，各支族已多自編行輩，不遵守舊有的字行了。章氏認爲係人數已多，字不足用；及遷徙遠地，已不知行輩所致，他又主張用二字行輩，來解決這個問題。他說：

吾章氏全城百代之歌，不知何時所定。然由太傅公上追一世，意卽練夫人所定歟？家譜不載而族姓盛傳，往在京師；見章姓有福建、江西、江南諸籍貫者，詢其支系，皆曰太傅公裔，而敍其行輩，多能誦百代歌。故一問而知其尊卑世次。……至今卽墟里相見【註九〇】，詢以字行，有不知百代之歌；所當何字之矣？竊意當日改易字行，必因同輩人數漸多，或至千百以上，悉於一字推行，必至煩重難勝，再或分居異籍，音問不通，其人生列兄弟輩行，不知所直第幾，難以遙定。因近取同父、同祖或同高曾祖行齒可比數者，自爲字號，亦爲不得已也。既已各自爲字，而不相侔，則遠族無由統合，而當日百代之歌，爲虛設矣，夫勢窮必有所變，百代之歌，能使三江八閩，素不相識之宗，一問而知行輩，其名自不可廢；而門戶區分，自編字行，又勢出不得不然；則計折衷之道，莫如分編之字，合於統同之百代歌，

兩字並行，可以公私相濟，而不相妨窒。譬如於古人宗法，百代之歌，擬於大宗，百世不變。而分別字行，擬於五世而遷，諸侯之敍同姓，必由大宗而奠其世繫，亦師古而得其變通者也【註九一】。

二字排行爲名，皆依宗法。上一字比大宗；百世不變，必全族排行，都同於百代歌定字。第二字比小宗，因小宗五世則遷，若由自身上推五世就是高祖，往下推五世就是玄孫，這也就是九族。章氏以九族之內，第二字的排行必同。章氏解釋他採用這個辦法是根據經典而來的：「古人於大宗之外，必立小宗，正爲子孫繁衍，非分氏別族，不可奠系世也」。又說這是個最好的辦法：「依此爲輩行焉，非有必不得已之故，幸無遽改也。宗人有似此者，亦酌仿此，則將來修譜不難也」【註九二】。

以上章氏採取的這個行輩辦法，言之可以成理；但實行起來，却不無困難；第一、如此命名，則每人的名字，必須限定固定的兩個字，絕無通融的餘地。但人是有個性的，各人有個人的命名的興趣；如此死板的命名，不免爲高人雅士所厭煩。很多人既有「譜名」，另有「眞名」，就是因此而來。第二、族人遠遷散處，因而不知行輩爲値何字的，也不能因此而改善。第三、以曲阜孔氏譜的行輩爲例，孔氏族人，分佈全國各省，應不會少於江南浦城章氏；但孔氏尚沒有發生行輩用字的困難，證明這個問題並不大。

章氏既然標榜宗法大小宗的道理來作行輩命名，必然形成代表大宗的命名的第一個字，是百代歌中固定的字，是浦城章氏所共同的。行輩命名的第二個字，也必然是一個小宗（分支族）裏固定的字。這樣一個九族的小宗，凡是同一班輩的人，名子就完全相同了。這眞是史無前例。同名字的人如何分別呢？章氏又生出了一個辦法，就是在名字下面加上行次。章氏曾舉一例。如百代歌的全宗統一行輩爲「復、秀、昇、顯」四字來代表大宗。某一支族（小宗）與「復、秀、昇、顯」同班輩的人，又以「仁、義、禮、智」四字行輩，來代表他這一支小宗【註九三】。那麼仁字輩，就叫作復仁一，復仁的弟弟就叫作復仁二。推而廣之，九族的人口到了數百或更多的兄弟時，那就要叫復仁百一或百十一了。這不是太麻煩了嗎？況且兄弟行次，既有行輩一字證明，即可無誤，見面論齒，誰大誰小，句話可知。寫在族譜上，也俱有生年，一看可明，何必每人俱載數字行次？宋代以降，載數字行次的族譜，也偶而可見。隨便舉例，如國家文獻館藏南湖何氏家譜。從宋代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起，直到民國三十四年，都於每人名諱下列數字行次；但它的名諱皆是一字行輩，沒有用兩字行輩來代表大小宗的。章氏的這個古怪辦法，即章氏族譜也沒有引用過，他姓更不必說了，並非無因而然。

章氏論譜，因爲過於泥古，有一些使人難以遵從。但他對女子的書法，却尚能循乎潮流，不泥宗法，只就這一點來說，比紀曉嵐似乎開明一些【註九四】。他在遺書家譜雜議裏說：

至於祖考名諱，及配氏出處，生卒年月，窆葬方向，歷任官階，及諸子嫡庶所出。女適何族何人？詳悉書背面，略如碑版之有碑陰。且將神牌背面書法，明揭條款，刋一板式，懸掛寢堂，俾後人送主入祠，皆照此式，則日後修譜，如取宮中而用之矣。

此殿雖論家廟神牌，然章氏自言，即以此爲修譜的資料，看作他對女子的書法，應該與他本意相符。

此外，章氏譜例，如家傳一項，他分爲列傳、內傳、外傳三類，也曾見明代及清初譜例【註九五】。所可異的，章氏於族譜的書善、書惡問題，竟一字不提。又對譜例的認定，也頗欠明晰。他既說：「後人撰輯家譜，例以義起；但能熟於史法，變而通之，無不可也」。而又說：「惟修譜本爲家史，體例自有一定，豈得出入傳情，茫無成法歟【註九六】？」二者所言，顯有矛盾。所謂章氏自詡之「成法」，不過爲上述而已。

註釋

【註一】章氏遺書高郵沈氏家譜序例。

【註二】遺書文史通議外篇。

【註三】遺書章學誠家書：每有玄論，多所自詡。曾言：「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爲後人開山」。

【註四】遺書文史通義外篇。劉知幾史通書志篇。

【註五】南宋程若庸撰汪溪金氏族譜序：「於是考史漢紀例，參歐蘇譜法，輯源派家乘」。引自古今圖書集成氏族典。

【註六】明莊昶定山集卷六韋氏族譜序。

【註七】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榮泉李氏族譜序。

【註八】明汪道昆著太涵副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註　九】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藏光緒六年續修義烏一都貝氏宗譜引明序。

【註一〇】同上國學文獻館藏民國三十三年伍銓等續修嶺南伍氏合族總譜引。

【註一一】同上國學文獻館藏嘉慶十一年陳應麟重編海寧陳氏家譜引。

【註一二】梁啓越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九譜牒學。

【註一三】明宋濂宋學士文集桂氏家乘序曰：「合諸族譜圖。曰桂氏家乘」。人序章氏家乘云：「法諸史表，旁行爲圖，作譜圖第一，作景行篇第二，作志傳篇第三，後作叢載篇第四，通名之章氏家乘」，家乘卽譜圖，譜圖卽譜牒，毫無二致。又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現藏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宋氏家乘，與康熙五十四年洪洞劉氏宗譜相較，體例書法，皆無不同。

【註一四】遺書家譜雜議。

【註一五】遺書陳氏宗譜書後。

【註一六】遺書高郵沈氏家譜序例。

【註一七】遺書家譜雜議。

【註一八】遺書高郵沈氏家譜序例。

【註一九】遺書與馮秋山論修譜書。

【註二〇】遺書家譜雜議。

【註二一】遺書宜興陳氏宗譜書後。

【註二二】遺書宜興陳氏宗譜書後。

【註二三】遺書高郵沈氏家譜序例。

【註二四】遺書與馮秋山論修譜書。

【註二五】遺書家譜雜議。

【註二六】：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現藏有光緒五年姚壽昌等五修廠溪姚氏宗譜，共三十一卷十二册。乾隆以上，恪遵惜抱先生原文，未敢更動。

【註二七】：但姚惜抱先生自稱係採取史表體例，實卽歐例。

【註二八】：見遺書與馮秋山論譜書。

【註二九】：據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藏譜。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註三〇】：遺書高郵沈氏家譜序例。

【註三一】：史通序傳及書事篇。

【註三二】：歐陽文忠公集歐陽氏譜圖。

【註三三】：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現藏康熙四十四年宋犖修商丘宋氏家乘。又乾隆四十年宋筠續修商邱宋氏家乘。

【註三四】：章氏主講商邱文正書院據胡著章實齋先生年譜。後據國學文獻館藏續修商邱宋氏家乘。據同譜，宋筠爲犖之第六子，續譜成於乾隆乙未，即乾隆四十年。

【註三五】：遺書周松巖先生家傳。

【註三六】：雜據遺書與馮秋山論譜書，家譜雜議，改正毛西河所撰徐亮生傳，惜抱軒文集代州道後馮氏世譜序。胡適實齋先生年譜。

【註三七】：清史稿宋犖傳。

【註三八】：歐陽文忠公集歐陽氏譜圖。

【註三九】：世說劉孝標註有李氏譜，又有李氏傳等。

【註四〇】：舊唐書經籍志家傳入譜牒類。

【註四一】：王安石臨川集。

【註四二】：以上所引四譜，皆聯合報國學文獻館存書。

【註四三】：以上所引二譜，俱國學文獻館存書。

【註四四】：國學文獻館藏光緒二十七年湖南善化洋田劉氏家乘。

【註四五】：國學文獻館藏書。

【註四六】：同註四五。

【註四七】：章氏遺書高郵沈氏家譜序例。

【註四八】：遺書文史通義外篇。

【註四九】：參閱史記自序及拙著簡說中國族譜體例的演變，載國學文獻館館訊第三號。

【註五〇】：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謂君國封建制度，自周代始確立。

【註五一】：劉知幾史通表歷篇云：「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故桓君山云（作者按：君山、桓譚字）：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司馬貞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史記索隱註十二諸侯年表由南朝劉杳的話，上探桓譚新論，也有相同的說法，謂「譜起周代」。

【註五二】：遺書文史通義外篇。

【註五三】：宋鄭樵通志氏族略。。

【註五四】：梁啓超著中國文化史

【註五五】：遺書文史通義外篇。

【註五六】：劉知幾史通煩省篇。

【註五七】：劉知幾史通書志篇。

【註五八】：劉知幾史通雜述篇。又子雲家牒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

【註五九】：鄭樵通志氏族略。

【註六〇】：遺書文史通義外篇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

【註六一】：劉知幾史通書志篇以三輔決錄的傳記爲譜牒。又同書煩省篇謂「家牒宗譜，各成私傳」。

【註六二】：劉知幾史通書志及煩有兩篇論譜，皆以傳記家牒爲主。

【註六三】：劉知幾表歷篇云：「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容或可取」，乃未爲盡善之謂。

【註六四】：遺書高郵沈氏家譜序例。

【註六五】：三國志魏志陳羣傳。

【註六六】：晉書劉毅傳。

【註六七】：歐陽文忠公集歐陽氏譜圖。

【註六八】：國學文獻館藏唐貞觀六年殘缺家狀。

【註六九】：遺書高郵沈氏家譜序例。

【註七〇】：新唐書柳冲傳引柳芳氏族論：「善爲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

【註七一】：宋鄭樵通志氏族略。

【註七二】：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歐陽氏譜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註七三】：蘇洵嘉祐集蘇氏族譜及族譜亭記。

【註七四】：胡適清章實齋先生學誠年譜八十頁。

【註七五】：章實齋著和州志有氏族表。永清縣志有士族表，皆載世族族譜。

【註七六】：明汪道昆太函副墨十六族譜小序。

【註七七】：歐陽文忠公文集歐陽氏譜圖。

【註七八】：如紀曉嵐景城紀氏家譜。劉統勳諸城劉氏族譜。姚鼐麻溪姚氏宗譜等。

【註七九】：遺書高郵沈氏家譜序例。

【註八〇】：乾隆五十九年黃令聞撰梁溪黃氏重修族譜，對古世系也是傳疑傳信兩者分列。又光緒十八年關中遷潤張氏五修族譜引康熙五十七年張廷樞序，謂當時「譜師」將每姓之古世系編成通套，凡同姓者莫不可應用，並痛斥其如此作譜而譜亡。

【註八一】：遺書文史通義外篇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下。

【註八二】：同註八一。

【註八三】：遺書第二十一高郵沈氏家譜序。

【註八四】：乾隆三十年船溪方氏族譜及五十九年黃氏重修族譜均國學文獻館藏書。

【註八五】：遺書高郵沈氏家譜序例。

【註八六】：永清縣志士族表序例。

【註八七】：國學文獻館藏民國六年王舟瑤纂黃巖西橋王氏族譜。

【註八八】：章氏百代歌，所見章氏各譜，不盡統一。今據民國八年章貽賢輯章氏會譜德慶編引用的。為較常見的一種，附載於此。「景直明昌茂，隆高厚裕能，泰運旋添仲，曾元復秀昇，顯玉敬俊瑞，恭亮錦賢成，華表眞儀傑，齊安啓順臣，壯麗熙祥固，嘉定會春，愛宜臻慶萃，盛益致新寅，昭繼生榮美，超乘賜合紳，永延徵吉士，喜見喻同登，季賞恢英烈，宏苞具玖文，才獻咸濟出，應識壽良昆，（按：原注一曰「善良」）。

【註八九】：遺書家譜雜議。

【註九〇】：墟里，古會稽縣章氏聚族而居之地名。

【註九一】：遺書家譜雜議。

【註九二】：遺書家譜雜議。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註九三】：請參考遺書家譜雜議章氏原文。

【註九四】：清初譜例書生女的已不在少數，如國學文獻館藏康熙洪桐劉氏宗譜，婦之所出，女之所適，皆收譜中。紀曉嵐氏景城紀氏譜例，生女一概不書。

【註九五】如康熙十三年安丘張氏族譜，有內、外傳之分。該譜國學文獻館亦有收藏。

【註九六】遺書補遺。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